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一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侄嚴翼

嚴靖仝校

拂菻

拂菻古名密昔兒在大葱嶺之上其北至海四十程西亦海程三十東南滅力沙東自大食于闐回紇抵中國唐書謂其去京師四萬里宋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方物元祐中其使兩

至

本朝洪武四年詔遣其故民揑古倫往諭其國詔曰

自有宋失馭天絶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絶其命華夏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

天之靈授以文武之臣東渡江左練兵養民十有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

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告諭惟是拂菻隔越西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齎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詔示國王乃遣使來朝并貢方物　永樂中復遣使至貢自後不常至或間一來朝云　其國地甚寒土屋無瓦以葡萄釀酒樂有箜篌壺琴小篳篥褊鼓國主服紅黄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國主之服

或靑綠緋白粉紅褐紫並纓頭出騎馬刑罰罪輕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不尚戰鬬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出兵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爲國主名禁民私造其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爲獨峯駝巴欖浙萄

榜葛剌

榜葛剌本古忻都州府即西天竺也天竺有印度國五此東印度國或云此西印度國釋伽得道之

所也海口有寮地港番商海泊於此叢聚抽分其貨漢明帝時天竺浮圖法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謂之荼毘至今傳之學佛者猶然中國小民火葬皆效焉

按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来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又霍去病至連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有佛久矣世傳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

國非也

本朝永樂三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

詔賜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

三疋絹六疋

命使往天竺迎異僧既至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

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

是信者晝夜念之翰林侍讀李繼鼎曰若彼既有

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

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

悟耳

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晷之言不爲過也

六年國王遣使自太倉入貢

上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又遣其臣把濟一貢麒麟等物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詔賜王錦四段紗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

楊士奇西夷貢麟早朝應制詩曰天香袖引玉爐薫日照龍墀彩仗分閶闔九重通御氣蓬萊五色護祥雲班聯文武齊鵷鷺慶合華夷致鳳麟

聖主臨軒萬年壽敬陳明德賛堯勳

按永樂中其麒麟之貢四至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産一麟形畧如虎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産一

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野人畏之亦擊之死但雙脚馬蹄後擡于省城人皆見也是知麟亦常有人不能識多致死春秋西狩獲麟亦死于田夫之手是也聞皆牛生或云龍與馬交則龍駒產焉龍與牛交則麟產焉

十三年

上命少監侯顯等統舟師賫

詔勑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遣部領賫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自察地港口起

程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差人賚禮象馬迎接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倍其王之舍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爲之內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嵌八寶箕踞坐其上劍横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

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

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

詔勅扣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絨毯於殿地待我

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

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以

金盔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盔

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紵

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

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賫捧貢獻方物

於
廷自後貢使亦或一至不常云　其國風俗
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
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
手永無悔鑄銀錢名唐加每錢重二錢八分以權
小錢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鈿不施脂粉自然嬌
白首垂寶鈿項掛纓絡髻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
戒指其印度一種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
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
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

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其瓜菓蔬菜牛馬鷄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海貝准錢市用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器銅鐵麝香銀硃水銀草蓆之屬其山川曰五嶺山高林茂民聚之居其產細布撒哈剌毯絨兠羅錦水晶瑪瑙珊瑚真珠寶石琉璃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波羅蜜果大如斗甚甜大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貢馬馬鞍金銀事件戧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剌者味黒荅立布洗白苾布兠羅錦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鸚哥乳香

麤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

木胡椒

西域論曰安南朝鮮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眞臘以西則皆扶南裸國所屬也自漢時僑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十二章經佛與菩薩偏袒右肩其爲裸國之俗可知矣天竺釋迦之所自生也佛法行於東西二涂之間善者若赤土瞿曇氏惡者若羅剎鬼國化而撕之有幻術焉達磨西來五傳至慧能

三鼓入室密授衣缽行至庾嶺有奪之者提掇不動是也至今番僧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凉見得本性自然極樂者薦紳喜之多棄孔顏傳約之教而從之豈不知此乃吾人勦入洗心盡性之說而易其詞耳豈有番夷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反妙於中國者哉

又按別誌榜葛剌國最大自蘇門答剌海行過翠藍島至淛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

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
衍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
氣候常熱如夏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
有粮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
花彩縈幌佩珊瑚琥珀瓔珞繫臂硝子鐲釧歌
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盖優人也能作百
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
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
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

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產白樹皮布膩滑光潤如鹿皮柳葉爲酒檳榔當茶

默德那

默德那郎田田祖國也其地接天方初國王謨罕驀德者生而神靈臣服西戎諸國尊號之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象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

本朝洪武元年

上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二年

上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

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按回回有陰陽星曆之傳不知其與中國所習何如也想必有精妙簡捷之法爲吾中國之所未曉者故

聖祖特置監以掌之徵鄭阿里等以業之迄今欽天監尚有世守其術者云

初回回人有入邊地者

上遣主事寬徹等往諭至西域諸國被別失八里國

王拘留之詔留回回人於中國待使者歸然後遣

還回回人稱有父母妻子久羈思家懇請還國

上曰遠人至情仁者不為也悉遣之還　永樂四年

國主遣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永樂甲戌回回哈

只馬哈沒奇等来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

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

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宣德中又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方物

正德中御馬監清河寺西海子有虎豹鷹犬等物各處設有養虎囬囬三名嘉靖初

世宗登極給事中鄭一鵬疏請屏去以崇節儉從之

然囬囬種類散流南北爲色目人者甚多而有一種寄住哈密城內頗稱勁悍常隨哈密往來入貢後多叛哈密往從土魯番初番人奪占哈密城令囬囬倒剌火者等十二人探聽甘肅消息被別種

夷人也被番人馬截殺倒剌火者脫走把關中人
獲送兵備副使陳九疇審得其情係獄死番將汗
木蘭因探使不歸又遣斬巴思等入關偵信陳九
疇疑之捕番于獄令通事毛見防守乙見素與斬
巴思相善乃與回回向彥名謀私備兵器約土魯
番打开州城奪出斬巴思等事覺彥名毛見斬巴
思俱杖死番酋因斬巴思等日久俱不令回回
怯林乩兒的往肅州蹤探守堡千戶王翱獲之繫
于獄又有寫亦虎仙者亦回回種為哈密都督除

結土魯番瑛奪占哈密虜其王及金印去不時入寇甘肅邊方擾亂四年九寫亦虎仙謀叛處决亦死獄中（詳具哈密傳）當時以土魯番舉兵皆回回誘引旋貢旋侵邊八年來追撫寧歲諸臣奏疏悉名其人為奸回云自後尚書王瓊撫處番酋進貢回人同貢至今不絕　其國有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製造織文雕鏤心乃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備諸果地雖接天竺而俗與之異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只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

之外敬先師孔子而已
其諺有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
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此言亦頗
可取
人尤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
一月沐浴更衣居必異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
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今廣東
懷聖寺前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
有五尺日於此禮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

崇峻嚴整亦爲禮拜之處焉主其教者或徃來京
師隨路各回量力賫送如奉官府云
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
德那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
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自隋時自南海達廣其
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貴貧賤壽夭一
定也吾儒惑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
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必焉吾儒雖
至親友之貧者多不尚義他人莫問矣彼則于

同郡人貧日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皆有助儀吾儒守聖賢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葅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論也

又按囬囬不事佛而僧家每以囬囬說偈誑人如方谷珍起時有女八歲患痘禱于延慶寺關王神既愈女往奉油謝神寺僧作梵語誦于神前名曰囬囬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

女之不喻而女甚明慧聞之悲歸語父知谷珍捕僧盛以竹籠狀若豬豚投急流中谷珍曰我亦有囬囬偈送汝云江南竹巧匠作爲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訴曰死即死願容一言谷珍頷之僧復作囬囬偈云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曰饒你弄聰明小和尚後谷珍內附女配黔國公之子在雲南姑録之以爲愚俗信佛者使知囬囬說偈

之妄也

天方國

天方國與默德那接壤古筠沖之地舊名天堂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達其國乃西洋之極盡處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用回回曆比中國曆前後差三日或云天方回回祖國也

本朝永樂七年遣正使太監鄭和等往賞賜其國王感恩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

廷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瓛等貢方物自後來貢

私自稱王嘗與土魯番貢使同至番文開其下小酋附貢者率以王稱韓文在禮部疏曰伏考西域等國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番文求討賞賜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姊王弟王子其餘部落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分孰為國主而孰為部領今勑書回錫之間若一槩荅之如其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無復君臣之辯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况稱號名

目既多則貢雖微俱該從重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申否且一次准許則目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執詞啓釁未必不由於此焉宋人予契丹歲幣富弼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愼重開端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

朝堂堂一統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蕞爾西戎乃敢肆其狡詐瀆濫王號僭于天朝挨諸大義責以國無二主之道彼將何詞臣愚請降一勑丁寧天語發明華夏君臣之大分備述祖

宗廟堂之嚴規外以折其奸内以寓吾教責付夷使宣示知之庶懷柔之恩制馭之畧各不相悖　嘉靖四年陜西行都司差千戶陳欽通事咎榮皮見伴送天方國使臣火者馬黒木等十六名赴京進貢二月到會同館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江西撫州人進士側應番驗因病炙火後堂本司主事林應標呂璋令王工魏英將各夷方物驗看火者馬黒木玉石三塊司吏趙堂送至後堂與九川覆視畢提進皇城賞房内安置八月九川痛瘥出司將前驗送

賞房玉石後行撞出另拘玉工翁儒等辯驗揀出不堪玉石貳百六十三斤退與馬黑木等及將前方物題進因見原來文冊洗改玉石塊數斤兩不同疑其匿過玉石將伴送陳欽等參送法司問罪訖馬黑木等見玉石退還進獻數少恐賞賜輕減及要貨賣帶來方物乃具番字本奏行禮部九川將本藏隱止令通事具告通狀給示許賣各色玉石物件不許過多又有朝鮮使臣鄭允謙通事金利錫等進貢至館買賣本司主事陳邦偁以舊規

給木牌令館夫押伴金利錫等不服禮部尚書席
書聞之命邦偁寬其禁乃改作紙牌邦偁詬金利
錫等通事夏麟與夷使說知夷使供憾馬及同来
囬夷哈辛等將白色大玉一塊討價萬兩貨賣陳
邦偁具呈禮部要將大玉貢獻囬夷乃告九川曰
我們將妻子當在番王處這塊大玉来賣君進朝
廷只照進貢賞價我們性命不敢想活不情愿賣
與朝廷九川令鴻臚序班白傑省諭各夷謂朝廷
前豈敢言賣只作進獻重賞價值或准令自賣兩

請家准自賣九月馬黑木等未經領賞具告許令開市二日每常提督四夷主事辰時到館候邦衙是日遲至未時方到又督令官吏人等封閉各門關防過嚴阻抑不得使於買賣四夷商人各興嗟怨馬黑木等因具番本赴闕跪奏內閣將番本命翰林序班龔良臣馬良傳往於東房譯出問大學士費宏命馬良傳來問譯得是何事馬良傳回有主客司字樣宏謂之曰二人前程不是容易須要仔細良傳會宏有回護意隨傳與龔良臣知之又

故人本內錯寫蘭州字樣比郎中字樣切音缺少四箇龔良臣等遂依文譯寫抄行禮部拘伴送陳欽恰榮皮見及通事撒雄等帶領馬黑木俱赴堂審馬黑木等訴稱六月十五日五更朝見時在長安街鑾駕庫前有外郎趙堂來問我索錢夥內火三船撒都刺各懷銀一百兩共二百兩親自遞與趙外郎收去七月初五日驗方物時帶進王石三塊郎中留下一塊約九斤止將二塊交還文小刀二十把鐵角皮十條在內混失禮部以番夷所言

與奏內不同具題

上詔辨驗玉石官九川等吏趙堂等鎮撫司獄九川以兵部武選郎中張鶚原任本司托鶚轉達鎮撫張潮不可虧了公道鶚應允之遣家人張遠持帖達意于潮本司都吏葉增遂又報與通事胡士紳及指揮邵輔訊趙堂前事堂不肯認夷人謂堂只認一兩或五錢也罷潮曰若認一兩五錢是與三百一般輔潮又審得禮部原奏抄本譯出漢字內乃蘭州字樣田夷爭執原係郎中字樣又夷人初

来投進番文十一道除進貢方物驗收題賞外又
求討蟒衣金盔等項九川查執舊稿立案不行覆
奏邵輔張潮審得趙堂無受夷人銀兩夷人不服
乃具本仍請將前奏通提會問
上詔事情既鞫問明白止是夷人火者馬黑木一人
慮恐原奏涉虛不肯輸服不必通題會問林應標
呂璋驗進方物失於子細混同收退以致有詞陳
九川陳邦偁檢驗過精拘禁太嚴以致瀆奏各罰
俸三箇月撒雄等引領朝見不行省諭以致自行

覽奏有失朝儀也罰俸一箇月趙堂送吏部收擬

在外衙門當該哈榮皮見放了回夷誣奏妄捏論

法本當重處念係遠夷姑從寬饒他還着禮部嚴

加戒諭今後入貢務要遵守法度敬事朝廷不許

妄生事端自取罪責初詔獄之時鴻臚通事鮮鳴

隨朝於賜宴所與同官胡士紳言及夷人奏本鳴

素有憾於龔良臣遂言原是郎中守樣良臣譯作

蘭州守耳且良臣亦自謂有賞公分付之語至次

年正月九川謂序班白傑曰裏面說這些回子舊

年来的通事們何不催他起身買賣兩次已無他事我要題本差官校催趕他去自傑遂與胡士紳言之陳邦偁又每向胡士紳等曰我聞前官君劉主事件主事或替士夫買些王石我不曾買他的我又不曾見他的我公生明廉生威何有於彼夷哉士紳素忿九川等嚴束欲搆成其隙乃於本司四夷科吏李聰處將趙堂勸取回夷銀二百兩之事探問情由李聰漫應曰只得二三十兩邦偁又以所屬負役通夷生事乃上疏曰臣備員部屬提

督會同館於鴻臚寺通事序班等官實有監臨
之任查得大明會典具載我國初入貢之夷十有
八國因其來之疏數以為通事之多寡其後雖有
久不來貢者則亦設有通事其選用也徒以諳曉
夷言其佼〻也冠帶也授官也惟以積累年月有
為通事歷俸數年未遇貢夷畧無職務而亦叨獲
序進視乎夷來之數其勞逸何如且諸通事即古
象胥寄譯之職其於貢夷除引領傳譯之外又嘗
承委審其詐冒理其貿易夷情似係事匪輕微須

得廉者斯不求索乎夷偵者斯不容縱乎夷否則
交通之不特求索而已教唆之不特容縱而已寧
不債公務哉其通事之未遇貢夷者雖無職務於
例皆當五日一次詣館作揖提督主事立有文簿
發館把門夫役每日於各名下填寫到否字樣年
終送司偹查然遵約者少故違者多則其勤惰可
知已及各通事三六九年考滿但能手書夷言釋
字無差郎得以爲諳曉故多但記誦紙上之文而
於各夷語音不務參習況焉能勉修賢行以盡其

職耶臣請特勅禮部行令該司於凡考滿通事追
查作揖文簿有故違不到次數多者扣筭月日勿
准其爲實歷應考滿者察其行業別其等差如以
廉者慎者勤者引領傳譯多者爲上平常者引領
傳譯少者爲中貪者肆者惰者無引領傳譯者爲
下備由呈堂以憑參詳出給考語定其優劣不特
試以夷言而已又諸通事雖屬鴻臚而其職務多
在會同見知提督主事合無許主事提督三年滿
日將各通事賢否勞逸指名具呈本部參詳轉奏

或令徑行舉劾上請特勅吏部叅詳考覈因其年
績以行黜陟如上等者序遷中等者仍舊下等者
革罷別選補充其通事序班歷任年深有勞績者
例遷該寺首領等官或帶別衙門職銜長爲通事
不必遞選鳴贊隨堂使各專精職業不漫習學唱
禮奏事聲音以冀徼倖且免選補名缺之煩方巾
通事必待年滿無過始授冠帶雖遇恩例不得冒
濫納銀以壞常法如此則考課詳嚴而人不識所
勸懲者未之有也臣文聞古聖王之待夷狄仁義

無備威惠兼濟邇者天方國夷使火者馬黑木樂
謀同伴送人役抵匿原貢玉石竊賣利已該臣具
呈本部參奏間彼夷懼罪揑稱司吏受賍等情因
朔日入朝輒敢自行跪奏該待班御史奏劾奉旨
鴻臚寺查參該寺行拘譯審彼夷因而添揑誣及
司官續該本部奉　旨看詳所奏查審分明具奏
欲送法司問理以懲欺罔既而奉旨將司辦驗方
物官并吏伴送人役拏下衛獄累經鞫問奏揑誣
情明白彼夷慮恐涉虛獲罪不肯輸服且以臣嘗

督令該館官吏人等關防開市發其抵匿玉石禁
其買取違禁之物因而添揑誣以嚴于拘禁該鎮
撫司鞫問明白
聖上念係遠夷姑從寬宥臣等各罰俸有差臣惟御
史限華戎周易戒太否所以正冠履保治平也今
貢夷敢行混[illegible]儀誣犯主客事出非常實臣等
同官監臨不[illegible]致然於國威損矣非賴
聖上番明輕此之罰聲彼之罪所損又當何如識者
咸謂例軍民申訴必出通政使司無得徑達者而

夷人乃得徑違律依告狀鞫獄無得添揑者而夷人乃得添揑律奏事詐不以實無得免罪者而夷人乃得免罪則無夷之失儀誣犯奚憚而不爲使凡貢夷皆敢效尤桀驁訐挾所司不服約束則剛者執法或取無妄之禍柔者縱法漸成姑息之風月異歲殊威將弗振外患有必至焉者豈特主客之羞而已哉臣愚但知仰仗高明益堅清白謹守常法以稱卑官安得因一沮抑卽畏禍而自懦懈也雖然我國家之於四夷重往而薄來敝中以事

外懷柔至矣其所以制馭之者臣請
陛下玩泰否之卦修華戎之防屈聽邇言特勑禮部
參詳議處自今入貢四夷朝見辭謝仍令赴鴻臚
寺報名轉送外其餘求討訟訴等項奏章俱令赴
通政使司告投專差譯字明白得奏
聖旨下各該科參看抄出該部施行敢有不由使司
徑旨自奏者奏詞不行通事伴送人員各罪以違
所奏或事連職官下法司審究分明果行干碍
行參提問擬如律免令急擴械繫以存禮體而

廕近臣之節夷人敢有捏奏誣枉輕則減其賞賜重則絕其朝貢若通事伴送人等知情者坐以奏事不實議處既當奏請上裁者之令甲仍出給告示發會同兩館門首張掛曉諭則照乎法禁嚴明貢夷攝服無情者不得盡其詞而朝儀可肅國勢可尊臣又惟天方國與土魯番地里相近俱謂回夷今土魯番侵逆初寧天方國入貢而叛其館中開市貿易除臣督令官吏人等照例關防起程包箱又待兵部車駕司官會同檢驗外尚恐各夷大

年之性蜂蠆之毒恃恩驕恣沿途延住挠擾驛遞因而窺覘虛實透漏事情交通無藉軍民私賣違禁貨物伴送人役故縱不行防閑貽患非細臣請特勅該部移文沿途官司督令各該郡邑節次嚴加制馭遇到即行給與應得廩餼車馬催發起程勿容延住仍行撫按并爾衙門差官管押至關重別檢驗苞箱果無禁物方許放出俾土魯番仰聞中朝之待遠夷德威如此可以革其犯順之慝啓其向上之誠是後凡有四夷賴入貢物者請一切

閉關勿納于以省浮費惠窮民則卻走馬絶西域
者不得專美有漢矣旨下禮部於是胡士紳奏稱
九川邦偁剛惡浮躁乞先賜罷黜以順夷情以弭
邊患
按是時張璁以言禮合上意驟進向用欲因事
傾內閣費宏故夷使之訐奏實慫藉于士紳等
而士紳等之横肆亦因主之有人也及九川等
下獄又攀費宏受玉而其展轉誣陷之情見矣
上詔九川邦偁逼勒貨物閉禁使臣欺玩法度甚矣

朝廷柔遠之心下鎮撫司獄責問不許似前輕縱

土紳又奏鎮撫司指揮張潮聽嘱曲護搆怨外夷

上詔并下錦衣衛問指揮邵輔奏稱臣先與張潮曾

同會勘今恐有同僚回護之嫌應請迴避乞勅都

指揮駱安等從公鞫審

上詔邵輔不准迴避着錦衣堂上官同問駱安又奏

請三法司會勘以杜嫌疑內閣張潮奏辦及九川

被訐情由面審情詞不一乞將番漢原本發出并

將胡士紳龔良臣等通提對証事體方明

上詔士紳不必提駱安等牽扯回護且不查究九川
邢備打問招認來說九川被訊遂稱前玉已送太
學士費宏其家人費興費阿義收受宏令玉𠁅
背春造為玉帶及認張聰等聽囑前情駱安等又
奏稱國體重大夷情不輕若果攻訐情真干碍大
學士費宏囑託已行干碍指揮張潮供聽該部經
自參奏通行究治必須憲典昭示庶使夏夷無詞
上怒其展轉支調詔仍前怠緩治罪不饒張聰張潮
龔良臣馬良傳葉增李璁都提了問夷人求討蟒

衣等物奏本着禮部與他查覆邵輔且革囬原衛
帶俸胡士紳又奏九川等致怨囬夷等情訐及太
學士費宏受玉是實
上詔陳九川陳邦偁照前旨好生打着追問招認刑
科給事解一貫疏曰近該錦衣都指揮駱安等請
官會勘以杜嫌疑奉欽依胡士紳等不必題陳九
川陳邦偁照前旨好生打着追問招認竊惟古之
制獄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獄成王三宥然
後致刑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

五刑禮曰刑者侀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仰惟我
祖宗創制立法於刑獄一事尤為盡心故凡問官既
勘明矣必送法司以擬其罪法司既擬罪矣又必
送大理寺以審其允慮其悞也復原情而致刑恐
其冤也復命官以審録亦以刑獄民命所係故慎
重如此百餘年來刑清民服天下無冤獄者以此
今陳九川等事情其有無虛實臣等皆不可知其
是非曲直臣等亦不暇辯但以治獄言之必原告

在前被告在後衆證明白而後可以服其心文案不遺而後無所逃其罪胡士紳原告人也龔良臣鮮鳴夏麟朱道鳴撒雄白傑龔增李聰陳欽哈榮皮見俱干證人也番漢原本郎文案也有原告則兩辭可折有干證則衆說可據有文案則眞僞即見今不提胡士紳是無原告人矣不提龔良臣等是無干證人矣不另番漢原本是無文案矣獨使九川邦佣與一紙并嚴刑對雖十惡重情亦無不招者况餘事乎治獄之道恐不如此且彼得以有

辭而不心服矣伏望
皇上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勑下各該衙
門將原告并一干人證及沓漢原本通送問官一
一從公對理如果是實然後依律究治庶用法平
允情罪真當而彼雖死亦無憾矣
上詔這厮每恣意回護輙来奏擾不從御史王正宗
疏曰胡士紳訐奏見監陳九川陳邦偁等獄案未
成事未別白而胡士紳又奏九川等事情且本内
牵言輔臣其情之虚實臣等皆未可知但我

祖宗舊制一有大獄必先付法司或竟付鎮撫司問理若有未明必奏請三法司會問若再有未明必奏請多官午門前會同問理蓋至於多官會問其事情無有不明刑罰無有不中者出於衆人之公也此即古之用刑先問之左右次問之諸大夫又次問之國人之遺也今士紳之一事初命鎮撫司而致有迴避再命堂上官而致有請官此必各官見其掣肘難行故有此舉

陛下正當體察其迴避之故俯從其請官之舉務協

輿論以求至公今則未蒙俞允各官震懼此臣等所未喻也若
陛下止因九川等不體上心處夷過當亦可少霽天威從臣前議或與多官會同推問或與三法司一同問理仍欲人卷俱全對証明白衆口一詞事無虧枉覆奏之日臣等知陛下必斷之以至公施之以至平不至以士紳過於激切而重九川等之罪亦不至以九川有當得之罪而廢朝廷之法矣
上詔其回護奏擾亦不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書

疏曰近該鴻臚寺回回館通事胡士紳具奏九川
邦偁致怨回夷等情訪得往年主客司郎中相待
所屬鴻臚寺通事禮貌頗優會同館主事與在館
通事和同相處積習已非一日自去年三月陳九
川到任不容平頭巾通事與官帶序班通事一起
參見又不答拜還揖彼時胡士紳考選通事未及
二年既無冠帶又未食粮嗔怪九川將他另作一
起相待體面減殺以此積恨在心回回人貢獻玉石
等物九川等有謂進上之物辯驗精詳十分敬謹

中間粗石黑王甚不堪者揀退若干主事陳邦偁分管會同館事拘泥舊規嚴禁夷人出入致生嗟怨見得夷人大王一塊值價萬兩邦偁過於小心具呈本部奏請明白然後許賣又見得本館通事不聽約束奏要聽其考察去留事不如意動輙用言詈罵以致各該平頭巾通事胡士紳等刻恨二臣深入骨髓通部官吏皆知囬夷歸怨二臣之心不過三分通事人等致怨二臣却有七分因此三年囬夷在奉天門跪進番本胡士紳等不肯阻擱

意欲朝廷將二臣罷黜不遂令又假託夷人致怨之詞激怒朝廷必欲罷遣二臣方快此心自

皇上寬宥各官之後臣等日逐分付該司今後各要仰體

聖心凡待夷人俱從寬處去年開市側外容令買賣五日適遇雪下貨物變易不盡新年赴部告令再賣二三日起身亦不聞回夷再又致怨之言設有此言該管通事緣何不赴部堂告禀令胡士紳所言譯寫番文字樣有無差錯臣等不得而知竊念

中國之於夷狄如天冠之於地履部省之於所屬
堂階之分亦甚截然自去年欒護以所屬欽天監
官輕奏部省今年所屬鴻臚寺以一微末通事遂
致假夷人之怨排奏部官二臣固不足惜誠恐此
後夷人効尤愈肆桀驁本部不敢裁制所屬小吏
蔑視部堂無以自立群官之上矣乞下鎮撫司行
拘天方國使臣虛心詳審今年正月以來陳九川
等有無別生事端啓釁招怨萬一情有可原乞將
二臣量賜釋放使得更生免圖後報

上詔鄒等既居堂官陳九川等恣肆妄爲却不舉奏
返行論救非大臣事君之道于是費宏上疏自陳
乞罷稱完於嘉靖三年七月內因往涿州迎接
憲廟神主將紵絲二疋銀二兩作羊酒并詩一首送
與同年彼處致仕南京户部尚書鄧璋璋令姪監
生鄧仲和將玉石一塊以爲作詩謝禮來京親送
去年九月內與不知名碾玉匠看是漿水玉石做
帶一條小帶一條閙粧女帶一條並不係九川送
與乞辯明誣害以全名節

上詔宏鄉係輔臣盡誠體國朕所倚任諒無請託交通之情所奏誣陷朕已知之宜即出供職不必深辯既而刑部侍郎張璁學士桂萼共疏論宏實受九川侵盜玉石乃認鄧璋所餽以飾其罪乞追玉坐免宏疏曰昨該詹事兼學士桂萼張璁遞名具本攻臣謂臣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而姑認爲鄧璋所送之玉以爲脫罪之計又謂臣納布政使彭夔之賄票擬存留得以調用以此二事詆臣爲誤國神姦亟宜罷黜蓋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書

官二員葛琥皆有番涎渠揩之意而葛以該院掌印自詭必與望之左切及臣等題請命官以屬溫仁和董玘而二人皆不得與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瀆

聖聰以爲報復之舉耳夫九川之王與臣無干已荷

優詔發落謂九川假稱內廷有旨誣陷輔導重臣固不必與之辯矣若謂劉瑾送王欲圖總制則臣不容不辯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徃迎

獻皇帝神主因過瑾家作詩賜瑾十月送王來謝書

間見存日月可証而總制之推在嘉靖肆年十月經隔一年璋豈能於一年之前預知總制有缺而遂萌此念乎況總制之推吏部會官臣不能專主況與璋並推者又有尚書王憲吏部以璋嘗總制甘肅憲嘗爲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言用也至於彭澤之留用則亦有說蓋凡朝覲官員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則一槩黜退少有復留科道拾遺部院覆題請旨定奪者則舊例送下或去或留亦從內閣票擬前此往往皆然非臣等徇私而

創此舉也夔居官雖不能大過乎人而循謹廉平則非惟臣知之臣同官石瑶賈詠亦知之吏部都察院亦知之其所以得謗者特因科場爭坐欲循舊規不肯列於巡按之傍御史謝汝儀怒之加以不謹實非其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不謹出夔而臣等於拾遺之疏擬夔調用者亦以其年方五十才尚可用也夫尊㮣之挾私而攻臣者屢矣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修

獻皇帝實録則攻臣不得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

今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二人者徒以臣爲
內閣之首意謂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臣之舉措
亦必謀諸寮友恊於公議又必取自
聖裁豈敢徇私而專主乎蕚聰之器量亦甚小矣其
爲謀亦甚淺矣蕚親對臣言術士鄧隱仙判伊命
狀有同鄉並閣之語蓋諷臣薦之入閣也其所以
屢屢攻臣者蓋欲臣决於求退而代其位也臣多
疾無才憂讒畏譏心欲求退久矣但以受命纂修
皇考實録欲候書完上進以成聖志乃敢乞歸庶無

後害焉耳尋聰又謂臣居鄉併植禍及祖父之墳塋尊人凶殘鮮及第兄之支體尚不能保其家焉望有益於國臣之先墳被發從兄受禍者蓋以正德之初寧賊宸濠謀為不軌請復護衛使人以重賄啖臣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謀宸濠憾臣計囑奸臣錢寧矯旨罷臣及臣既歸乃嗾臣鄉人集衆併力欲以害臣性命幸而天佑朴忠得以脫免復見用於

[illegible]明之世使臣

濠賄與之同謀則當叛逆既露

之後且與陸完錢寧輩俱受大戮矣又豈有今日乎臣平日無他技能惟此一事士大夫亦頗見許以爲能忘家爲國可謂之忠而萼璁乃反詆斥以爲無益於國不知其論果出於衆論之公乎抑或出於一已之私也近因恭和

御製詩章忽有蟒衣玉帶之賜萼璁亦懷忌嫉形於

奏訐則二人主於誣陷不欲臣受

陛下之寵任明矣臣心跡既明即當辭避權位歸休田里豈能與小人爭勝

上詔事已明白不准辭

按疏內所言雖不甚關于天方而事有所起則由天方也故備錄之且以見當時大臣因夷人之小事而自相攻擊不顧中國之大體若此亦一時可駭之事也

璁又疏曰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專威福大肆奸貪臣等言之

皇上既察之未决去之則仁矣明矣或武德有未盡者乎本月經筵費宏不與皆言宏有不法事敗積

東廠緝獲臣等隨究其實云有樂工張仁者原與臧賢俱助宸濠爲逆而費宏與張仁實爲心腹宸濠事敗臧賢抄沒時張仁巧計漏網旣乃爲費宏夤緣起用因此專一在宏門下過錢今東廠緝拿張仁已招過送費宏玉帶銀兩表裏等物又緝拿樂婦名李觧愁者已招是宏長子懋賢包宿名高秋兒者已招是宏次子懋良包宿每二樂婦至費宏家其子每與自已衣帽穿着如男子出入又有相贈詩東俱被東廠鞫出真情臣未知東廠敢盡

以此情聞於我
皇上否也公論明揚傳聞中外以爲神奸事敗今至
於此當爲
聖天子賀而太平有日矣當日午後忽又傳言費宏
云朝廷今宣我到左順門教我安心明日便出来
辦事不必辭本衆紛不信次日果出朝參衆方大
駭以爲知奸不去不如不知之爲愈也且費宏主
攺番文侵受貢王乃真情也臣等論之御史鄭洛
書與臣等並劾之旣而

皇上優容兩無可否使臣等刻忠無地至今有愧於
心反有論臣等欲奪費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費
宏平日所爲臣等實所不爲者也正德六年大學
士劉忠主會試考宏爲禮部尚書欲謀入閣將會
録榜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託人奏
武宗皇帝說劉忠沒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事載
大學士李東陽燕對録中於今可証正德九年大
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録傍註某句不
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進已位賴

武宗察知適宏又在
武宗前嗤笑不恭容旨着錦衣衛察究將聲其罪而
張仁容泄於宏
武宗震怒將張仁發錦衣衛責打監禁限費宏五日
內起程人皆知之後宏乃託言不與宸濠護衛以
致休歸此直欺天罔人者也且宸濠生日宏曾作
詩遺府學生員謝賢慶賀其家居時設心可知也
夫以
武宗皇帝特以剛武之資故奸邪隨發隨滅用能保

全神器傳之

皇上皇上聖明如此此如貴宏者可復久容乎御史鄭氣踈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和衷爲尚自足以消夫黨比之私其立身也以節義爲防自足以作乎含儒之氣是皆關乎治道之隆汚士風之邪正而可以不慎共臣近見通事胡士紳之許奏陳九川等語雖止於部屬意實漫於宰執言君而設侮大臣而不顧事近羅織傷國體而不借重外夷之方物輕中國之衣冠人皆曰彼何敢至此皆詹事

張璁桂萼有以誅使之也又見大學士費宏論辯受王之來歷情雖出於辯明迹若類乎掩飾交際之厚未免啓請託之私取與之過終難逃賄賂之誚始焉追究之太急終則發落之無據人皆曰事何以中止皆太學士費宏有以周旋之也臣聞此初則疑焉今方信之槩璁萼之劾費宏曰禮部郎中陳九川侵盜貢玉招稱與大學士費宏收受宏因造爲玉帶姑認受鄧琰之玉爲掩藏苟免之計係彼此懼罪之贓宜追出入官今其自陳罷黜以

此徵之則君子辭受取予之大義聖賢進退出處
之大節宏實昧焉況禮貌既以衰薄退休宜尤勇
決乃復恬然不以爲異其何以辭貪冒之譏乎貴
宏之劾璁蕚曰專尚攻訐直爲小人不得爲經筵
講官則攻臣不得與
獻皇帝實録則攻臣不得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
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以此觀之則是以城
孤社鼠之依憑爲蹊田奪牛之深計璁蕚實效焉
況心迹既多敗露公論實以昭彰乃復肆然自以

爲得其何以逖奸黨之誅乎是知士紳之訐奏固

爲璁蕚之黨惡而貫宏之貪暴實有以來夫璁蕚

之狂肆也況其間彼攻此曰或其爲幕中引結之

賓或其爲門下狗盜之客此攻彼曰皷怒蛙之腹

張狂猘之喙言詞皆涉於罵詈忿狠直同於市井

臣謂

聖明雍睦之時乃有此奸惡貪鄙之輩伏望於貫宏

也令其自陳而放歸田里以全大臣之體貌於璁

蕚也發其黨惡而斥諸四夷以懲群小人之姦邪

如此則體統以正朝廷以尊

上詔大臣賢才進退朝廷自有公論酌處不必泛言

奏擾於是駱安等問得九川藏匿夷王先已賣銀五十兩今蒙追要會知費宏家玉石做帶又因先年求親不肯挾恨攀椅以圖抵塞掩飾巳贓其家人費興賁與九川面證費興賁等畏受刑責就依九川妄招情由供認入己夾人失去玉石原稱不區不圓畧斜一角比漿水玉畧高此約重九斤今宏玉曾春開報七斤自有不同參照犯人陳九川

欺妄存心刻薄成性職掌四夷全無柔遠之仁指
勒百端専肆搜求之害尅留進王貢與行商展轉
指攀詞多不一妄稱大王外夷自要進呈其作誑
言裏面欲行逐趕番本輙爲立案明古恣意不行
罔上行私莫此爲甚陳邦偁専司夷館合順夷情
郝乃刁難貨物毒逞悪聲怨積遠人譏歸朝宁驕
矜輕誂傳笑瑕荒沮遏來王致與伊訟狀獄聽允
察冤央求苟順私情敢於理刑衙門嘱託公事張
潮接受拜帖題是徇情追究吏贓若有容縱及與

邵輔審譯番文失於奏請襲冠 臣馬良傳各不應
承內分付譯字欠明似有回護鮮鳴葉增太聰因
話傳言誣不以實鮮鳴又不合捏詞奏辯揆其各
犯情雖不同罪俱難追合將各犯并犯屬陳瑞遞
送刑部分別情罪從重議擬奏請發落及照大學
士費宏做帶王石究有根由在官家人費興貴費
阿義應合釋放
上詔陳九川侵盜貢玉欺君侮法發邊衛充軍銀兩
追入官陳邦偁不撫夷情刁難貨物着為民張璁

於理刑衙門輒行囑託降邊方雜職張潮職掌刑
名狥情囬護降做總旗邵輔譯審番文失於奏請
還罰俸兩箇月龔良臣等譯字欠明鮮鳴捍詞奏
辯也各罰俸三箇月葉增李聰各打二十并費興
貴等都放了　自後其國每貢適土魯番侵占哈
密數犯甘肅將各夷使人沿途羈住天方國貢使
毋滿速等先因慶賀
世宗登極而還被禁於莊浪衛又有後来貢使十六
人與撒馬兒罕夷人九十九人有司俱留京師兵

部尚書王瓊疏謂各夷雖真偽難辯但彼以貢獻而来我既驗放入關若疑其詐冒則又無實跡可據合行在京在途官司催促前来與在浪寄監者陸續驗放出關遣歸本土其原帶財物聽其領回不許官司侵尅重失遠夷之心從之　七年各夷行至平凉府東關時以土魯番常叛入寇詔不許通貢天方國及各夷俱謂歸路必經土魯番今絕其朝貢則我輩假道彼必肆掠焉能前往王瓊上聞請許土魯番照例入貢以興復哈密且使各國

通行則邉釁可息

上從其議迄今使人時至不絕云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餘無所施以馬乳拌飯食之故人肥美其寺分為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

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爲夜市盖日中熱故也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銚之屬其地産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麂焉有八尺高者名[illegible]

天馬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一　終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仝校正

西戎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漢燉煌郡北大磧之外去今肅州一千五百里為西北諸胡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屯田宿平末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

又爲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内附置西伊州五代時
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
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元有忽納失里者
封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本朝 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來朝且貢馬因
封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
分其衆居苦峪城 三年王尋爲兒力赤毒死無
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
玉帶遣使送還其國今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

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譯表以上
管轄三種夷人一種囬囬一種畏兀兒一種哈剌
灰俱生達各授頭目爲都督等官輔守疆土與赤
斤罕東一衛共作中國藩籬
按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
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
莊浪四衛髙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陜西蘭
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
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

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

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

上勅諸酋復立脫脫為王　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　九年脫脫卒勅都指揮哈納為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誥

玉帶守哈密後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

順王賜誥印　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奉
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東北二門
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頗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
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鑌鐵大尾羊除牙角城北
大山西南東北皆平曠地多鹻鹵宜稌麥豌豆農耕
亦用糞壤人猾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
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　洪熙元年貢硫
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産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黄則制造火器不
患無人猝遇戰鬭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
之　宣德元年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
兒後
上命行人前鑾往諭諸番至哈密群夷多餽方物鑾
厲聲叱曰
天子仁聖惟恐六合之外一物不得其所故遣使宣
諭汝等豈爲受賂來耶群夷聞之遂不敢有所獻
皆遣使修職貢　正統甲戌哈密入貢方物其還

也照例

上命行人邊永送至甘肅凡百供應具給且嚴其約束使無得侵擾哈密使臣言於甘肅守將曰我輩見館伴使凡十三次未有如邊公者成化初孛羅帖木兒被頭目者林謀害無嗣王毋主衛事因思的先衛安定王子孫係是至親具本差官撫取未來

或云宣德間兒力帖木兒卒命其姪卜荅失理嗣封忠順王　三年以哈密忠順王卜荅失理

尚幼遣使立故王兎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然兎力帖木兒既有一子何又先立其幼姪也此說恐未是

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　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磬　成化元年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乩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

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癿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陜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毋努溫荅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爲都督賜銅印金幣　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　九年被土魯番酋鎖擅阿力後止稱番酋以便覽虜王母及金印以去國人離散

王毋外甥畏兀兒都督罕慎率衆逃居苦峪肅州
國人奸狡者潛降土魯番窺伺塞下甘州守臣以
聞哈密亦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
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
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
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
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
熾遣使勑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督

亡脣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内嚮之志因舉高陽伯李文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李文及右通政劉文等往撫處之比至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關不敢進無功而還　十八年甘肅守臣奏阿力死其弟阿黒麻新立遣罕慎領番兵復取哈密奏封忠順王罕慎嗜酒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尾

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亦為
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几王與阿沙赤讐殺西
走據哈密尾剌尋退去　弘治元年哈密奸回見
罕慎非貴族阿黑麻係同類密相搆引假以求親
誘殺罕慎罕慎弟奄克索剌（後止稱奄克）襲授都督
領殘衆番酋求和以主哈密（番酋阿黑麻也）
詔不從其請但許入貢且降璽書遣哈密頭目寫亦
虎仙往賞賜之諭令歸金印城池時王母已故
四年番酋遂以金印城池歸乃升寫亦虎仙為都

督僉事文升以為哈密一城三種夷人雜處種類
不貴彼此頡頏北山則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
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無厭稍不如意輒肆侵陵最
為難守者必須求元之遺孽襲封然後可攝服諸
番興復哈密耳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
太子太保總督三邊經略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
以寅緣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曲先安定王千奔姪陝巴者忠順王的孫也至是已

取來京乃命之襲封為王送至哈密仍令本衛田田都督罵亦虎仙（後止稱虎仙）及失拜煙答（哈剌灰人後止稱煙答）等同奄克孛剌（畏兀兒人後止稱奄克）共輔陝巴及有奸田火辛哈郎（乃虎仙妻父也後止稱哈郎）亦共理事越以奄克罕慎弟也與陝巴不協乃取罕慎女妻陝巴結好奄克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嵌衣玉帶象笏然奄克與煙答同類為黨哈郎與虎仙同類為黨各分彼此致國難守　五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哈密都指揮阿木郎挑釁擅免土魯番入貢

物又與鄰胡乜克力掠其牲畜未幾土魯番報怨
入哈密城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去令頭目
牙木蘭占據哈密　六年　朝廷命兵部尚書張
海都督僉事緱謙往經畧之遂拘土魯番貢使四
十餘人安置南邉而閉嘉峪關絕諸域西番之貢
使土魯番結怨衆夷以孤其勢　七年海謙歸奏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功而還皆下獄土魯番益驕
肆聲言欲攻肅州城馬文升欲遣兵襲殺牙木蘭
聞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熟諳夷情詢

策於耆翕得罕東至哈密捷徑議令甘州守臣調罕東番落兵三千爲前鋒以鎮兵三千爲後援遣一副將將之賫數日熟粮取道南山馳至罕東乘夜兼程而進出其不意賊將可得而擒都御史許進貪功不委副將將之如兵部成筭親率鎮兵至肅州屯於嘉峪關外候罕東不至然後屬兵副將從常道往襲比至賊將牙木蘭豫知巳遁去僅得空城斬首踰四十得陝巴妻女而還然亦威振西土且絶貢之用番酋乃將印及其王送於甘州都御史

周季麟等奏遣番兵送回哈密　十八年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陜巴掊尅陰誘番酋之次子真帖木兒阿黑麻子來哈密殺陜巴棄城帶印奔沙州鎮巡官奏遣指揮董傑同奄克至大哈密往諭不從遂將阿孛剌等陸人擒殺之餘黨懼復將陜巴送回　正德元年陜巴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爲忠順王以後稱王者皆此人也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虎仙先因送真帖木兒回番乃與番潛謀誘其王云番王怪爾行事不公且來殺爾可先投免禍忠順王懼乃欲往

投順奄克不從王恃刀殺之奄克逃至甘州告其情哈即乘機同誘王往歸土魯番當被拘留哈即先田國番酋（時阿黑麻已死今其子速滿兒嗣位後止称番酋）隨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後止稱他只丁）同虎仙滿剌哈三領兵占據哈密鎮巡官遣撫夷千戶馬驥前往探聽虎仙乃曰城池金印在他人之手我豈敢言奉誰為王及稱土魯番要犯甘肅夷人擄八十餘人住哈密備知虎仙通番謀害之情虎仙又請將哈密印信與他只丁掌管我同坐此城　九年番酋移書甘州守

臣索段疋一萬贖哈密城印且欲遂遣前諸貢使還本國否者兵入寇且先殺掠　國初內附諸番落以示強總制鄧璋以聞命起致仕兵部尚書彭澤往經畧澤請勑一道諭番酋還城印一道諭奄克叩共虎仙守國給事中王江都御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棊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土魯番復以書來急欲段疋澤謂番酋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賫段疋二千同虎仙

往賜番酋贖取城印火信等猶未至番境澤奏西
夷事寧乞致仕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上言土魯
番之酋長尚爾驕慢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
講和虜人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
之變雖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又言忠順王爲賊
臣虎仙等所困以計逼走造爲厲階荼毒國人誅
叛君父時陸完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稱番
酋畏威悔禍獻還城印遂取澤回京火信等至番
賜幣番酋嫌其賞薄虎仙仍許增一千五百疋

或云番酋有妹欲與忠順王爲妻虎仙聞之乃
說他只丁轉言忠順王不知親信伊妹可與我
爲婚番酋不允發怒欲殺虎仙虎仙懼許送段
子一千疋謝他只丁五百疋得釋
後番酋復占哈密索虎仙前許段疋虎仙先與百
疋其餘待甘州收拾送來　十年正月虎仙陰聽番
酋同他只丁馬黑木來肅州近邊搶掠王子庄苦
峪赤斤等處四月朝議差馬馴同奄克虎仙賫送
勅書幷賞賜至番撫取城印奄克懼番酋讐殺行

至大草灘托疾存住番酋受賜先將城池交與滿剌哈三掌管將金印交與馬駙等又差馬黒木帶領夷人哈卌等將帶方物寳石馬匹謝恩進貢又遣虎都寫亦監押虎仙取討前許段疋探聽消息虎仙推稱伴送公使避住甘州六月番酋又占哈密城　十一年四月牙木蘭謀刼甘州令夷人斬巴思等以書約阿剌思罕待番兵至時即與甘州關廂寄住回子放火開城斬巴思等藏番書入關被獲兵備陳九疇遂搜得虎仙日前謀造鐵盔四

項甲二副銅鐵砲七箇大刀四把其子米兒馬黑
麻藏在酒主張子義家井內後番入寇至嘉峪關
射死參將芮寧甘州大亂九疇遂殺斬巴思等八
人番酋尋又求和且差頭目虎剌力帶領從人前
來投遞番書歸罪虎仙尋遂西去九疇乃以捷奏
詳見土魯番傳中
上詔科道官往勘擬虎仙謀叛律虎仙納賄佞臣錢寧捏詞
具奏法司會問改擬奏事不實罪虎仙與馬黑木
姪婿米兒馬黑麻二人同名遂交結於寧俱送會同館

女歌虎仙等巧爲蠱惑誘引
上常幸會同館　十三年虎仙子與姪婿以前所犯
下甘肅鎮巡獄虎仙乃謀密遣添歌氏兒往番令來乞
和否則挑戰事發都御史鄧璋奏遣刑部陳郎中
錦衣彭千戶往會勘馬黑木又與錢寧捏請帶同
宮校往肅州選取婦女幾致激變地方虎仙與姪
婿寅緣俱賜從朱姓傳陞錦衣指揮隨駕南征
十五年陳郎中等擬添歌氏兒等坐絞馬黑麻等
坐徒馬黑木從陝西徑往南京見

上亦留隨從與虎仙等生事害人十二月
聖駕到京虎仙等仍住會同館　十六年四月太監
秦文傳奉 嘉靖登極
聖旨哈密及土魯番等處原差來進貢夷人該放回
的照依該部原擬賞例給與賞賜差人伴送回還
其餘的著在會同館安歇該管官員嚴謹關防不
許縱容出入
上又詔虎仙交通土魯番與丘排亂攪擾地方以致
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經科道鎮巡官勘問

明白既而寅緣脫免錦衣衛還拏送法司查照原擬開奏定奪於是法司復題查得虎仙止有一妻一妾與子馬黑麻住甘州又一妾住哈密叅照虎仙本以西域狡夷濫膺朝廷品爵不思匡輔哈密爲國藩籬郤乃潛通土酋犯我疆圉妄許段疋致尚寧之喪師誅爲夷王逼忠順以失國攪擾地方爲患多年交結權姦嘱託二載所據本犯罪惡深重議擬前罪緣坐其家口籍沒其財產於法允宜本犯未到男米兒馬黑麻藏匿於井中思乘時

而搆亂遣家僮於徼外欲藉寇以復讐婿馬黑木誘令番酋奪占哈密城池率同他只丁搶掠近邊人畜所擄各犯俱與虎仙罪犯相同亦當議擬謀叛之律甚其姪婿馬黑麻交結權臣傳陞近侍蠱惑先帝瀆亂天宗相應議擬奸黨罪名

上從之虎仙尋斃於獄嘉靖三年馬黑麻繫行都司斷事獄中又於柴內藏刀送入糾同在監重犯陳准等一十三人反獄持刀殺出將甘州右衛鎮撫監門打開刼出在監姦細夷犯虎兒班等越城而

逃陳九疇幷副使姚文鼏遣人捕獲擬死未奉決
单巡按御史盧問之恐其留爲後患遂行處決盧問之後被奏擅殺調外任用番酋以復讐爲名聚衆三萬深入甘
州屠戮甚慘廷議絕之閉關三年乃復求通貢以
願歸哈密城池金印爲說而牙木蘭復與番酋相
忤乃擁衆來降時因災異求直言錦衣衛帶俸百
戶王邦奇疏曰我
祖宗聖武英謀明見萬里謂哈密地方境接番夷爲
四面酋虜襟喉之地故立哈密國王以爲我中國

腹心之寄一聞番夷有警有哈密必能預知令其傳報故中國有備而夷狄莫能為殃是以節年貢賜不絶兩國和好生民獲安又設遏關之禁不令興販以彰我國家賞賚之重而固夷北面之心其為邊備慮至深切遠矣百餘年來久安常治豈非職此逮自成化十年高陽縣伯李文曾征哈密行至瓜州而還亦未成功老師傷財不可勝紀弘治五年土魯番奪據哈密總兵官劉寧往征克捷保障之功照耀古今其後撫鎮等官屢置乖方行事

過當因而人心背向不同甚以廷臣謀議矛盾不
一輒以省費勞師爲言至誤大計弘治十二年該
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等處置夷情請復國土
以繼封爵誠爲有見時兵部尚書馬文昇亦常以
此地方之備爲慮今伏望
勅兵部從公計議訪選謀勇將官審求後與哈密安
靖甘肅寄衆長治以爲生民保障之計再乞勅兵
部移文甘肅行鎮巡等衙門并行都司知會除忠
順王并牙即逃去年久若再強求 卒取復立恐其

又啓覺端濟令差委親信能幹人員令其密切體
訪忠順王的派子孫星馳保勘前來以繼封爵以
嚴邊備如此庶
皇上免西顧之憂而蒼生享太平之福矣（詳具土魯番傳中）
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
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
魯台爲和寧王馬哈木爲順寧王西封脫脫爲忠
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一百餘處皆以
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於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

之地建立交阯布政司尤為𠎝績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阯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為併不常存亡莫考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冊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敢直言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孫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

民回回一種又附土魯番謀傾本國哈剌灰畏兀
兒生達二種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
拜牙即自願投附土魯番又欲導彼入寇矣正德
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畧仍請勅一道賫諭
番酋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送回其王矣拜牙即
自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於我何益
又勅一道令奄克回還哈密與虎仙同守城池夫
虎仙占據哈密而奄克避難來歸今使之還是驅
入虎仙口也一時　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

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輒奏茍且行事不終而
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爲無罪也使今土魯番
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
與之金印助之兵粮數萬到彼爲王誰與之守葢
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信強辱我
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爲後日挾勒求贖之計
耳於我中國何益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
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交阯捨置不問
霍韜題曰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二以

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内以藩屏𡰥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置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擄我城池歷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使獻還城池須令閉關絶貢盖謂西番仰給中國惟通貢可交易貨物若絶不通貢則彼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而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絶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

常舉兵入寇擾我吐魯番臣欲與求成故非復有
通貢之請奉
古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即
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此中國待夷狄之體
也今聞土魯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
紙俱裔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詞則土魯番
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戎心
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矣此其可慮者一也

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刼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来降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来款塞而土魯番不知者安知彼非詐降以餌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

来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故彼不歸我哈密也則哈密永無與復之期矣彼擁衆難遣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兵扣關稱取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矣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為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為變於內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

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甘肅難守而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遂棄臨洮鞏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

祖宗乃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

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止官州郡化外之吏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舉叛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所謂君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路審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

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失之而襲封忠順王
者且降於土魯番矣今雖收復還之將恐難人與
守勞中國以事外夷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
赤斤罕東聲教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
密則土魯番併吞諸戎勢力日大而我之邊患
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故遂立
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
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

見其國也苟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足以守城池護金印戢諸夷修貢賦力能自立者即可因而立之固不必求胡元之孽而立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王哈密矣然則此時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立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并為一國則將遂霸西戎而逞北狄此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者折為兩國而控制之可也今宜速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併諸戎之罪也止爲

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

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

番之故也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者即封為忠

順王授以金印以主西戎及諭牙不蘭曰爾曾土

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籬矣爾力能

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輯哈密

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屏衛則主哈密

者雖非前元之裔亦不失為中國之體要權以通

變宜以趨時是固邊將之任關外之責 朝廷勿

預知焉而假以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連歲寇亂軍士櫓廢救死不暇在甘肅且凛凛何有於哈密責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以招遊民自墾邊地以藝菽粟自築墩臺以立城堡歲時無饑天順成化年後遂變其法凡商人種鹽悉輸銀於戶部邊買耕稼積粟於無用遂散業而歸鄉土墩臺遂日頹壞城堡遂日崩拆遊民遂

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敝千里沃壤莽然蓁墟稻米一石直銀五兩此皆鹽法更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之鹽法矣今宜　勅問兵部曰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可驗印信悔罪番文牙木蘭來降真僞并哈密城池有何料理收復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户部曰甘肅邊粮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下賑救之方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畫

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區區裔夷向背付之邊臣

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憂也時提督三邊尚書王瓊力主興復哈密且請撫馭散亡屬番以安邊境行令陜西兵備趙載遊擊將軍彭濬同撫夷官指揮劉雲等查得哈密衛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忠順王名速壇拜牙即正德八年投順土魯番至今無人承襲本衛都指揮四員一員奄克掌印正德八年投肅州東關寄住奄克故其長子襲亦故弟乩告孛剌襲見存

一員虎仙正德十六年死于刑部獄中長男馬黒麻嘉靖三年甘州處决無嗣一員滿剌哈三故絶一員失拜煙答死于肅州其妻見住甘州北關長男馬黒麻嘉靖三年西安府處决次男馬黒木見在哈密未襲所管畏兀兒一種已襲職普覺淨修國師一員都指揮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所鎮撫共七員各驗有授職

勑書未襲職正千户一員原授職

勑書被賊搶去都指揮指揮使千百户鎮撫九員僧

綱司都司二員各授職
勅書收貯前項哈密衛所管畏兀兒一種部下男婦
共三百七十名口又有哈剌灰一種已襲職指揮
同知一員驗有授職　勅書未襲職指揮同知指
揮僉事千戶鎮撫共十三員各原授職　勅書收
貯前項哈密衛所管哈剌灰一種部下男婦共五
百一十名口及審據各夷供稱見在哈密衛未襲
鎮撫等官二十四員職名未能盡記請令聽甘承
襲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哈密等衛屬夷未曾襲

職者查驗先年受職　勅諭如果真正及的親相
應承襲子孫別無違碍責令本族夷人自相保勘
取具承襲的名具由奏繳換給　誥勅准令襲職
且免其起送赴京新　勅賞給收領就將舊　勅
照例拘收到官兩相交付差官進繳通候年終會
官燒毀至於米兒馬黑木兒原以叛逆受罪其身
家見附土魯番服屬合無待候哈密興復而彼仍
屬本國然後聽襲亦未爲晚
上從之自王瑠撫處之後哈密稍稍自立朝貢時至

迄今不絶其俗性獷悍畏兀兒雜處故

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其山川曰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匈奴過之必下馬拜曰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曰畏吾兒河沿河沙柳翁欝其産馬橐駝玉石鑌鐵有礦石謂之哭鐵石剖之得鑌鐵稌米豌豆麥大尾羊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楸子胡桐律陰牙角香棗其貢馬駝玉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石鑌鐵器諸禽皮等物其朝貢每三年一期八月初旬驗則入其入多不過三百人其入關至京起送三十人成化元年令其域南至沙州西抵交州北

達尾剌東南肅州

許論兵部尚書甘肅邊論畧曰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盖自蘭州爲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今紅城子莊浪鎭羌古浪六百餘里至凉州爲漢武威郡凉州之西歷今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今高臺鎭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故沙瓜二州地緑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界則皆漢燉煌郡也

與前四郡皆隸甘肅鎮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取河西定
以嘉峪關爲界而棄燉煌焉東自莊浪岐而南
三百餘里今爲西寧衛在古曰湟中自凉州
折而北二百餘里今爲鎮番衛在古曰姑臧此
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
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拒胡虜經制長策
自古爲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五年設
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
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
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
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罷步士萬人屯田部

幽粗保爲塹壘木樵焦枝聯不繞便兵戍餉闕具
謹烽火通勢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其黨之臣惟以克國爲法　況茲凋弊之餘非
斯得矣壘木樵焦即高樓也
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且哈密其屬之藩籬
諸番之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興復建議
至勤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
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今
縱復國彼豈能固守此一難也與復哈密曉諭
土魯番不從必須討而後可試言今日鎮兵可
復能爲深入之事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此二

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哈密者昔爲要區而今爲散地當緩一也哈密其君身事仇國轉徙之衆亦巳長子孫是彼無共天之義而忘之反遺我同舟之急而求濟此何爲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番賊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假令自今不復言哈

密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
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僞也
况吾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當緩三也赤
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
衛破於土魯番安定等衛破於亦不剌何不聞
爲彼憫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
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
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剌者
逃自漢北蟠據青海爲西南患垻歲已許内附

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来者南羌特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近歲兩犯甘肅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西寧海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令其西制土魯番北控厖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祗恐別生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祗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擾西邊併吞熟番而散處河岷何如耶剏以虛糜而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其得

失利害不言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何者二千里內計丁僅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巳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居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

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張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宜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踈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此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

或一道也西寧凡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八所亦要地也不令屬莊浪參將而別爲一鎮設宮易替之議良是然　國初建寺立僧以夷治夷之法今有請其故者乎西域來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者多君給符限年勘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